

主编 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白对照

四库全书

第四十一卷

主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建成、巢刺王元吉因玄龄与杜如晦是太宗的亲信，非常憎恨他们，就在高祖面前说他两人的坏话，由于这样，他与杜如晦一起遭到高祖的驱逐斥退。到隐太子将要作乱的时候，太宗就召见玄龄与如晦，令他两个穿上道士服装，暗中进入太宗住处商议。玄武门之变平息后，太宗入春官当了皇太子，就提升玄龄为太子左庶子。

【原文】

贞观元年，迁中书令。三年，拜尚书左仆射，监修国史，封梁国公，实封一千三百户。既总任百司，虔恭夙夜，尽心竭节，不欲一物失所。闻人有善，若己有之。明达吏事，饰以文学，审定法令，意在宽平。不以求备取人，不以己长格物，随能收叙，无隔疏贱。论者称为良相焉。十三年，加太子少师。玄龄自以一居端揆十有五年，频抗表辞位，优诏不许。十六年，进拜司空，仍总朝政，依旧监修国史。

【译文】

贞观元年，玄龄又升任中书省长官。贞观三年，被任命为尚书省左仆射，监管修撰国史，又被封梁国公，实际封赐的食邑为一千三百户。既被任为宰相总管百官，他更是从早到晚地虔诚奉职，尽心尽力，不愿让一人一事处理失当。听到别人有优点，就如自己有一样。他明了熟悉公文事务，又用文辞修饰，审查或制定法令，注意宽缓平和。他用人不求全责备，也不用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，总是按照才能的高低或功绩的大小来录用或奖励，不嫌弃出身低微的人。议论他的人都说他是好宰相。贞观十三年，又被加封为太子少师。玄龄独任宰相职务十五年，多次向太宗呈递奏章，要求辞去宰相职务，太宗下诏不同意。贞观十六年，玄龄又晋官为司空，仍然总理朝政，依旧监管修撰国史。

【原文】

玄龄复以年老请致仕，太宗遣使谓曰：“国家久相任使，一朝忽无良相，如失两手。公若筋力不衰，无烦此让。自知衰谢，当更奏闻。”玄龄遂止。太宗又尝追思王业之艰难，佐命之匡弼，乃作《威凤赋》以自喻，因赐玄龄，其见称类如此。

【译文】

玄龄又以年纪老迈，请求辞官，太宗派使者对玄龄说：“国家长期

任用，一旦突然没有贤良的宰相，就像一个人失去两手。你如果筋力不衰，就不要辞让此职。如果自己感觉筋力衰弱，再另奏明。”玄龄才停止自己的请求。太宗又经常想到开创帝业的艰难和玄龄辅佐自己创业的功劳，就写了一篇《威风赋》来比喻自己，将它赐给了房玄龄，由此可看出太宗对玄龄的称赞与信赖到如此程度。

【原文】

杜如晦，京兆万年人也。武德初，为秦王府兵曹参军，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。时府中多英俊，被外迁者众，太宗患之。记室房玄龄曰：“府僚去者虽多，盖不足惜。杜如晦聪明识达，王佐才也。若大王守藩端拱，无所用之；必欲经营四方，非此人莫可。”太宗自此弥加礼重，寄以心腹，遂奏为府属，常参谋帷幄。时军国多事，剖断如流，深为时辈所服。累除天策府从事中郎，兼文学馆学士。隐太子之败，如晦与玄龄功第一，迁拜太子右庶子。俄迁兵部尚书，进封蔡国公，实封一千三百户。贞观二年，以本官检校侍中。三年，拜尚书右仆射，兼知吏部选事。仍与房玄龄共掌朝政。至于台阁规模，典章文物，皆二人所定，甚获当时之誉，时称房、杜焉。

【译文】

杜如晦是京兆万年人。唐高祖武德四年，他在秦王府担任兵曹参军，不久，调陕州总管府任长史。当时秦王府内人才济济，但渐渐调出去的很多，太宗很忧虑这种情况。记室房玄龄说：“府中同僚调走的虽然很多，大都不值得可惜。杜如晦这个人聪慧明智，通晓事理，是辅佐帝王的人才。如果大王只想保持藩王地位，端坐拱手无所作为，就用不上他；如果大王要想经营天下，成就帝业，没有这个人是不行的。”太宗从此更加敬重如晦，把他作为心腹，于是奏请高祖，调如晦为自己府中属官，常常在帷幄之中参予谋划。当时，国政与军事行动非常多，而如晦剖析事理，作出决断都很迅速，深受当时同辈人的佩服。官职升至天策府从事中郎，兼文学馆学士。隐太子建成作乱事败，如晦与玄龄的功劳居于第一，因此，升任为太子右庶子。不久，又升任兵部尚书，进而受封为蔡国公，实际赐封食邑一千三百户。贞观二年，他以本官兵部尚书检校侍中。贞观三年，被任命为尚书省右仆射，兼任吏部选事。仍与房玄龄共同掌管朝政。至于中央机构的组织规模、法令制度、礼仪等，都由他们两个制定，深得当时人的称赞，把他两人合称“房

杜”。

【原文】

魏征，巨鹿人也。近徙家相州之内黄。武德末，为太子洗马。见太宗与隐太子阴相倾夺，每劝建成早为之谋。太宗既诛隐太子，召征责之曰：“汝离间我兄弟，何也？”众皆为之忧惧。征慷慨自若，从容对曰：“皇太子若从臣言，必无今日之祸。”太宗为之敛容，厚加礼异，擢拜谏议大夫。数引之卧内，访以政术。征雅有经国之才，性又抗直，无所屈挠。太宗每与之言，未尝不悦。征亦喜逢知己之主，竭其力用。又劳之曰：“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，皆称朕意。非卿忠诚奉国，何能若是！”三年，累迁秘书监，参预朝政，深谋远算，多所弘益。

【译文】

魏征是巨鹿人。后来迁到相州内黄。唐高祖武德末年，官任太子洗马。见太宗与隐太子暗中倾轧，争做帝位继承人，常劝隐太子建成早作打算。等到杀了隐太子后，太宗召魏征来斥责他说：“你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，是何道理？”众人都为魏征的危险情况而担心害怕。魏征神情镇定，不慌不忙地回答说：“皇太子如果听从我的话，一定不会有今天的祸事。”太宗为他的话所打动，肃然起敬，格外礼重他，提任他为谏议大夫。太宗还多次召他进入寝宫，询问治国的得失。魏征颇具治国的才能，性格又刚正不阿，没有什么能使他退缩、屈服。太宗每次和他一起交谈，无不欣喜。魏征也高兴遇上知己的国君，便竭尽自己的能力效劳。太宗又慰劳魏征说：“你所劝谏我的，前后共二百多件事，都很合我的心意，不是你忠诚为国，哪能这样？”贞观三年，多次升官到秘书监，参预朝政，他深谋远虑，对国家的治理多有大的补益。

【原文】

太宗尝谓曰：“卿罪重于中钩，我任卿逾于管仲，近代君臣相得，宁有似我于卿者乎？”六年，太宗幸九成宫，宴近臣，长孙无忌曰：“王珪、魏征，往事息隐，臣见之若仇，不谓今者又同此宴。”太宗曰：“魏征往者实我所仇，但其尽心所事，有足嘉者。朕能擢而用之，何惭古烈？征每犯颜切谏，不许我为非，我所以重之也。”征再拜曰：“陛下导臣使言，臣所以敢言。若陛下不受臣言，臣亦何敢犯龙鳞，触忌讳也！”太宗大悦，

各赐钱十五万。

【译文】

太宗曾对魏征说：“你的罪比射中齐桓公带钩的管仲还大，我对你的信任超过了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，近代君臣之间融洽相处，难道有像我和你这样的吗？”贞观六年，太宗去九成宫，设宴款待亲近大臣，长孙无忌说：“王珪和魏征当年侍奉隐太子，我见到他们就像见到仇敌，不想今天又在一起参加这个宴会。”太宗说：“魏征过去的确是我憎恨的人，但他尽心于自己所侍奉的人，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。我能选拔而且重用他，哪些地方有愧于古代英明圣主？然而魏征敢于冒犯我而直率地谏诤，常常不允许我做错事，所以我器重他。”魏征拜了又拜说：“陛下引导我劝谏，所以我才敢直谏，倘若陛下不能接受我的意见，我又哪敢去冒犯龙鳞、触及忌讳呢？”太宗听了非常高兴，分别赏赐各大臣钱十五万。

【原文】

七年，代王珪为侍中，累封郑国公。寻以疾乞辞所职，请为散官。太宗曰：“朕拔卿于仇虏之中，任卿以枢要之职，见朕之非，未尝不谏。公独不见金之在矿，何足贵哉？良冶锻而为器，便为人所宝。朕方自比于金，以卿为良工。虽有疾，未为衰老，岂得便尔耶？”征乃止。后复固辞，听解侍中，授以特进，仍知门下省事。

【译文】

贞观七年，魏征代王珪担任侍中，加封为郑国公。不久，因病而请求解除侍中职务，要求当散官。太宗说：“我在仇敌中将你选拔出来，委任你担任掌管国家中枢要害部门的职务，你见我有过错，没有不劝谏的。你难道没有看见黄金在矿石之中，有什么可贵呢？经过高明的冶炼工匠锻造加工成为器皿，就被人们视为珍宝。我正好将自己比为未经冶炼加工的金矿，把你当作高明的冶炼工匠。你虽然有病，还未衰老，怎么能就这样中途告退呢？”魏征于是停止辞官的要求。以后他又坚决请求辞官，太宗听从他，免去其侍中之职，任为特进，仍主管门下省的事。

【原文】

十二年，太宗以诞皇孙，诏宴公卿。帝极欢，谓侍臣曰：“贞观以前，从我平定天下，周旋艰险，玄龄之功无所与让。贞观之后，尽心于我，献纳忠谏，安国利人，成我今日功业，为天下所称者，惟魏征而已。古之名臣，何以加也。”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。庶人承乾在春宫，不修德业；魏王泰宠爱日隆，内外庶寮，咸有疑议。太宗闻而恶之，谓侍臣曰：“当今朝臣，忠谏无如魏征，我遣傅皇太子，用绝天下之望。”

【译文】

贞观十二年，因生了皇孙，太宗下诏宴请公卿，席间，太宗极为高兴，对待臣说：“贞观以前，跟我平定天下，转战于艰难困苦之中的，要数房玄龄的功劳大，没有谁比得过。贞观之后，对我竭尽忠心，进献忠诚正直的意见，安定国家、有利百姓，使我成就今天的功业，被天下人所称道的，只有魏征罢了。古代的名臣，怎么能够超过他呢？”于是，亲自解下佩刀，赐给房玄龄和魏征俩人。后来被废为庶人的太子承乾在春官时，不修养品德；而魏王泰受太宗的宠爱一天天加深，宫廷内外众官，都有疑惑的议论。太宗听到后非常讨厌这些话，对待臣说：“现在朝中大臣，忠诚正直没有谁比得上魏征，我派他辅导皇太子，用来断绝天下人的妄想。”

【原文】

十七年，遂授太子太师，知门下事如故。征自陈有疾，太宗谓曰：“太子宗社之本，须有师傅，故选中正，以为辅弼。知公疹病，可卧护之。”征乃就职。寻遇疾。征宅内先无正堂，太宗时欲营小殿，乃辍其材为造，五日而就。遣中使赐以布被素褥，遂其所尚。后数日，薨。太宗亲临恸哭，赠司空，谥曰文贞。太宗亲为制碑文，复自书于石。特赐其家食实封九百户。

【译文】

贞观十七年，就任魏征为太子太师，主管门下省的事依旧不变。魏征自己上言说有病，太宗说：“太子是宗庙社稷的根本，必须有老师教导，所以选用正直无私的人来辅导帮助太子。我知道你患疹病，可

以躺着教育他。”魏征才就太子太师之职，不久又生病。魏征的住宅内原先没有正堂，太宗当时正在修建小殿，就停工将修小殿的材料给魏征建正堂，五天就竣工。接着又派遣宫中使者赐布被和白色垫褥给魏征，以满足他崇尚朴素生活的愿望。此后几天，魏征就死了。太宗亲自到灵堂放声大哭，追赠他为司空，谥号叫“文贞”。太宗亲自撰碑文，又自己亲笔书写在石碑上。特别赐给魏征家食邑九百户。

【原文】

太宗后尝谓侍臣曰：“夫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朕常保此三镜，以防己过。今魏征殁逝，遂亡一镜矣！”因泣下久之。乃诏曰：“昔惟魏征，每显予过。自其逝也，虽过莫彰。朕岂独有非于往时，而皆是于兹日？故亦庶僚苟顺，难触龙鳞者欤！所以虚己外求，披迷内省。言而不用，朕所甘心；用而不言，谁之责也？自斯已后，各悉乃诚。若有是非，直言无隐。”

【译文】

太宗后来曾对侍臣说：“用铜作镜子，可以端正衣冠；用古代作镜子，可以知天下兴亡和朝代更替的原因；用人作镜子，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。我经常保有这三面镜子，用来防止自己的过失。现在魏征死去，就丢掉一面镜子了！”他因此哭了很久。于是下诏说：“过去只有魏征常常指出我的过失，自从他死后，我虽然有过失也没有人明白指出来。我难道只在以往有错，而现在全都是对的吗？原因不过是众官苟且顺从，不敢触龙鳞罢了！所以我虚心征求意见，解开自己的疑惑，内心反省。如果大家进言而未被采纳，我也高兴；如果我想采纳而大家却不进言，这又是谁的责任呢？从今以后，各人要尽到自己的忠诚，如我有正确或错误之处，都应直言，不要隐瞒。”

【原文】

王珪，太原祁县人也。武德中，为隐太子中允，甚为建成所礼。后以连其阴谋事，流于嶧州。建成诛后，太宗即位，召拜谏议大夫。每推诚尽节，多所献纳。珪尝上封事切谏，太宗谓曰：“卿所论皆中朕之失，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，然而不得者，只为不闻己过，或闻而不能改故也。今朕有所失，卿能直言，朕复闻过能改，何虑社稷之不安乎？”太

宗又尝谓珪曰：“卿若常居谏官，朕必永无过失。”顾待益厚。贞观元年，迁黄门侍郎，参预政事，兼太子右庶子。二年，进拜侍中。

【译文】

王珪是太原祁县人。唐高祖武德年间，他在隐太子的东宫中任中允，深受太子建成敬重。后因牵连建成阴谋作乱一事，被流放到湖州。建成被诛后，太宗即皇帝位，召任为谏议大夫。他真心实意竭尽臣节，多有良谋进献。王珪曾上密奏，直率地劝谏，太宗对他说：“你所评论我的，都切中我的失误，自古以来，作人君的没有不想国家长治久安的，然而不能实现，只是因为听不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，或者听到后不能改正。今天我有过失，你能直言功谏，我又闻过能改，还忧虑国家不安宁吗？”太宗又曾对王珪说：“你如果常当谏官，我一定永远没有过失。”对待王珪更加优厚。贞观元年，改任王珪为黄门侍郎，参预朝政大事，兼任太子右庶子。贞观二年，升任侍中。

【原文】

时房玄龄、魏征、李靖、温彦博、戴胄与珪同知国政，尝因侍宴，太宗谓珪曰：“卿识鉴精通，尤善谈论，自玄龄等，咸宜品藻。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。”对曰：“孜孜奉国，知无不为，臣不如玄龄。每以谏诤为心，耻君不及尧、舜，臣不如魏征。才兼文武，出将入相，臣不如李靖。敷奏详明，出纳惟允，臣不如温彦博。处繁理剧，众務必举，臣不如戴胄。至于激浊扬清，嫉恶好善，臣于数子，亦有一日之长。”太宗深然其言，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，谓之确论。

【译文】

当时房玄龄、魏征、李靖、温彦博、戴胄与王珪共同主持朝政，常因此而侍宴，太宗对王珪说：“你识别审察的能力强，尤其善于谈论，从玄龄等人起，都可以品评一下，又可以自己衡量，比他们哪个贤能。”王珪回答说：“孜孜不倦地处理国事，知道了没有不办的，我赶不上玄龄。常把谏诤之事放在心中，耻于国君赶不上尧、舜，我不如魏征。文才武略兼备，出去能带兵，入朝能为相，我不如李靖。陈奏事情，详细明白，传达圣旨，上禀下情，坚持公允，我不如温彦博。处理纷繁事务，各项事情务必认真兴办，我不如戴胄。至于荡涤污浊，表扬清廉，痛恨邪

恶,喜好善良,我比他们几个人要稍稍强点。”太宗很赞同他的话,所有大臣也各自认为王珪谈出了心中所想说的话,认为他的评论确切。

【原文】

李靖,京兆三原人也。大业末,为马邑郡丞。会高祖为太原留守,靖观察高祖,知有四方之志,因自锁上变,诣江都。至长安,道塞不能而止。高祖克京城,执靖,将斩之,靖大呼曰:“公起义兵除暴乱,不欲就大事,而以私怨斩壮士乎?”太宗亦加救靖,高祖遂舍之。武德中,以平萧铣、辅公柝功,历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太宗嗣位,召拜刑部尚书。贞观二年,以本官检校中书令。三年,转兵部尚书,为代州行军总管,进击突厥定襄城,破之。突厥诸部落俱走碛北,北擒隋齐王暕之子杨道政,及炀帝萧后,送于长安。突利可汗来降,颉利可汗仅以身遁。

【译文】

李靖是京兆三原人。隋炀帝大业末年,他任马邑郡丞。适值唐高祖李渊任太原留守,李靖观察高祖的所作所为,知道他有夺取天下的大志,因此,自己封锁守邑,向朝廷报告高祖将要起兵的情况,并打算前往江都进见隋炀帝。到长安,因道路阻塞而停了下来。高祖攻克京城长安,捉住李靖,将要杀他。李靖大声呼喊说:“您起义是为了清除暴乱,不想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,反而以个人恩怨杀壮士吗?”太宗也加以援救,高祖于是赦免了他。武德年间,李靖因平定萧铣、辅公柝有功,多次升官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太宗继位,召任李靖为刑部尚书。贞观二年,李靖以刑部尚书检校中书令。贞观三年,转任兵部尚书,兼任代州道行军总管,接着率军进击被突厥占领的定襄城,攻克了它。突厥各部落都逃到大沙漠以北去,还捉住了隋齐王杨暕的儿子杨道政和隋炀帝的萧皇后,将他们解送到长安。突厥族的突利可汗前来投降,颉利可汗独自逃走。

【原文】

太宗谓曰:“昔李陵提步卒五千,不免身降匈奴,尚得名书竹帛。卿以三千轻骑,深入虏庭,克复定襄,威振北狄,实古今未有,足报往年渭水之役矣。”以功进封代国公。此后,颉利可汗大惧,四年,退保铁山,遣使人朝谢罪,请举国内附。又以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,往迎颉

利。颉利虽外请降，而心怀疑贰。诏遣鸿胪卿唐俭、摄户部尚书将军安修仁慰谕之，靖谓副将张公谨曰：“诏使到彼，虏必自宽，乃选精骑赍二十日粮，引兵自白道袭之。”公谨曰：“既许其降，诏使在彼，未宜讨击。”靖曰：“此兵机也，时不可失。”遂督军疾进。

【译文】

太宗对李靖说：“过去，李陵率领步兵五千人与匈奴作战，还免不了失败而投降匈奴，尚且能将名字写在史书上。你只带了三千轻骑，深入突厥腹地，收复定襄，威震北方各族，实在是古往今来所没有过的，足以报往年渭水之役忍让的仇了。”因功大而进封为代国公。此后，突厥首领颉利可汗极为恐惧，贞观四年，颉利可汗退兵守住铁山，同时派遣使者入朝请罪，请求将全国归附唐朝。太宗又以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，前往突厥迎接颉利可汗。颉利可汗虽然表面请求投降，而却心怀犹豫观望的想法。太宗下诏派遣鸿胪卿唐俭、代理户部尚书将军安修仁去慰问安抚颉利可汗。李靖对副将张公谨说：“朝廷诏令派遣的使者到了突厥，颉利可汗一定得到安慰而放松了警惕，你就选出精锐骑兵，带上二十天的粮食，率领他们从白道前往袭击突厥。”张公谨说：“既然允许颉利可汗请降，朝廷派出的使臣又还在那里，不适宜讨伐。”李靖说：“这是用兵的良机，时机不可错过。”于是督促军队迅速地向颉利可汗的驻地前进。

【原文】

行至阴山，遇其斥候千余帐，皆俘以随军。颉利见使者甚悦，不虞官兵至也。靖前锋乘雾而行，去其牙帐七里，颉利始觉，列兵未及成阵，单马轻走，虏众因而溃散。斩万余级，杀其妻隋义成公主，俘男女十余万，斥土界自阴山至于大漠，遂灭其国。寻获颉利可汗于别部落，余众悉降。

【译文】

行军至阴山，遇上颉利可汗的侦察部队一千多名骑兵，全部俘虏了他们，押着随军前行。颉利可汗见到太宗派出的使者非常高兴，想不到唐朝的官兵已随使臣之后到了。李靖的部队乘大雾前进，离颉利可汗的军营只有七里路远，颉利可汗才发觉，他仓皇领兵列阵，阵势还

未摆好，李靖的人马已到，他便骑着一匹马逃跑了，他的人马因此溃败逃散。唐军杀了颉利可汗一万多人，还杀了他的妻子——隋朝的义成公主，俘虏了男女十余万人，开拓的疆土从阴山到大沙漠以北，终于灭掉了突厥。不久，又在别的部落捉住了颉利可汗，他的部下才全部投降。

【原文】

太宗大悦，顾谓侍臣曰：“朕闻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往者国家草创，突厥强梁，太上皇以百姓之故，称臣于颉利，朕未尝不痛心疾首，志灭匈奴，坐不安席，食不甘味。今者暂动偏师，无往不捷，单于稽颡，耻其雪乎！”群臣皆称万岁。寻拜靖光禄大夫、尚书右仆射，赐实封五百户。又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，征吐谷浑，大破其国。改封卫国公。及靖身亡，有诏许坟茔制度依汉卫、霍故事，筑阙象突厥内燕然山、吐谷浑内磧石二山，以旌殊绩。

【译文】

太宗非常高兴，对待臣说：“我听说国君忧虑，臣子就应感到羞辱，国君羞辱，臣子就要尽节。过去国家草创之时，突厥凶暴，太上皇为了百姓的原故，向颉利可汗称臣，我何尝不为此而痛心疾首，立志消灭匈奴，坐立不安，吃东西也不知味道。今天才调动部分军队，所到之处，无不胜利，单于屈膝下拜，终于洗雪了过去的耻辱啊！”群臣都高呼万岁。不久，加封李靖为光禄大夫、尚书右仆射，赐给他食邑五百户。接着又任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，征讨吐谷浑，大破其国。改封李靖为卫国公。后来李靖死时，太宗颁发诏令，允许李靖的墓前修了座高大的建筑物，象征突厥境内的燕然山和吐谷浑境内的磧石山，用它来表彰李靖的巨大功勋。

【原文】

虞世南，会稽余姚人也。贞观初，太宗引为上客，因开文馆，馆中号为多士，咸推世南为文学之宗。授以记室，与房玄龄对掌文翰。尝命写《列女传》以装屏风，于时无本，世南暗书之，一无遗失。

【译文】

虞世南是会稽余姚人。贞观初年，太宗召他入朝，待为贵宾，因此

而开设文学馆,当时,文学馆内号称人才众多,但大家都推崇虞世南为文学之宗。太宗任他为记室,与房玄龄一起,共同掌管公文信札。太宗曾命他写《列女传》,用来装饰屏风,当时没有《列女传》的书本,虞世南就默写出来,没有一点疏漏。

【原文】

贞观七年,累迁秘书监。太宗每机务之隙,引之谈论,共观经史。世南虽容貌懦弱,如不胜衣,而志性抗烈,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,必存规讽,多所补益。及高祖晏驾,太宗执丧过礼,哀容毁悴,久替万机,文武百寮,计无所出,世南每入进谏,太宗甚嘉纳之,益所亲礼。

【译文】

贞观七年,他多次提升任秘书监。太宗常常在处理政务之后的闲暇时间,召他来谈论事情或共同观看经史。虞世南虽然容貌文雅、身体瘦弱,好像连衣服的重量都承受不了,但他意志坚定,性格刚烈,每谈论到古代帝王治国的成败时,一定在自己的言论中寄寓规谏,这对太宗治国有许多补益。后来到高祖李渊死的时候,太宗守丧超过了“礼”的规定,过度的悲哀使他显得衰弱憔悴,而且长时间废弃政务,文武百官不知如何是好,虞世南就常常进宫规劝太宗,太宗赞扬他的忠心,采纳了他的功谏,因而更亲近和礼重他。

【原文】

尝谓侍臣曰:“朕因暇日,每与虞世南商榷古今。朕有一言之善,世南未尝不悦;有一言之失,未尝不怅恨。其恳诚若此,朕用嘉焉。群臣皆若世南,天下何忧不治?”太宗尝称世南有五绝:一曰德行,二曰忠直,三曰博学,四曰词藻,五曰书翰。及卒,太宗举哀于别次,哭之甚恸。丧事官给,仍赐以东园秘器,赠礼部尚书,谥曰文懿。太宗手敕魏王泰曰:“虞世南于我,犹一体也。拾遗补阙,无日暂忘,实当代名臣,人伦准的。吾有小善,必将顺而成之;吾有小失,必犯颜而谏之。今其云亡,石渠、东观之中,无复人矣,痛惜岂可言耶!”

【译文】

太宗曾对待臣说:“我在闲暇时,常与虞世南商讨古往今来的事

情。我有一句善言，世南没有不欣喜的；我有一句错话，他没有不怅然遗憾的。他恳切忠诚到如此地步，我因此赞扬他。所有的大臣都像虞世南一样，还担忧天下治理不好吗？”太宗曾称赞虞世南有五种最难得的优点：一是德行端正，二是忠心正直，三是学问渊博，四是文章隽美，五是书法出众。后来世南死的时候，太宗在偏殿为他设祭哀悼，哭得很伤心。虞世南的丧事，费用全由官给，还赐给皇家少府属官“东园”制作的葬具，并追赠他为礼部尚书，谥号叫文懿。太宗还亲自写了一道诏书给魏王泰说：“虞世南对于我，就如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。他为国事补救缺漏，没有一天暂时忘记，实在是当代的名臣，做人的楷模。我有小善，他一定顺势助成；我有小过，他不怕冒犯我直言劝谏。现在他已经死去，石渠、东观里面，不能再见到他的身影了，悲痛惋惜之情，难道可以用语言来表达么！”

【原文】

未几，太宗为诗一篇，追思往古理乱之道，既而叹曰：“钟子期死，伯牙不复鼓琴。朕之此篇，将何所示？”因令起居褚遂良诣其灵帐读讫焚之，其悲悼也若此。又令与房玄龄、长孙无忌、杜如晦、李靖等二十四人，图形于凌烟阁。

【译文】

没有多久，太宗写了一首诗，追想古代治理乱的道理，接着感叹万端地说：“钟子期死后，俞伯牙就毁掉了琴。我的这篇诗，将给谁人看啊？”因而命令起居郎褚遂良拿这篇诗稿，到虞世南的灵帐前，对着灵位读完后烧掉。太宗对虞世南的悲痛哀悼之情竟如此之深沉。又命令将虞世南、房玄龄、长孙无忌、杜如晦、李靖等二十四人的像画在凌烟阁的壁上。

【原文】

李勣，曹州离狐人也。本姓徐，初仕李密，为左武侯大将军。密后为王世充所破，拥众归国，勣犹据密旧境十郡之地。武德二年，谓长史郭孝恪曰：“魏公既归大唐，今此人众土地，魏公所有也。吾若上表献之，则是利主之败，自为己功，以邀富贵，是吾所耻。今宜具录州县及军人户口，总启魏公，听公自献，此则魏公之功也，不亦可乎？”乃遣使

启密。

【译文】

李勣是曹州离狐人。本来姓徐，开始时在李密属下作官，任左武侯大将军。李密后来被王世充打败，率领部下归附唐朝，李勣还占据着李密过去的属地十个郡。唐高祖武德二年，李勣对长史郭孝恪说：“魏公（李密）已经归顺大唐，现在这里的人口土地都是魏公所有。我如果上表将它献给大唐，就是以主人失败为有利可图，当作自己的功劳，用来获得富贵，这是我认为可耻的。现在应该全部登记州县的土地及军队、百姓的户口，汇总告诉魏公，任凭他自己去奉献，这样做就是魏公的功劳了，不是很好吗？”于是就派使者送了一封信给李密。

【原文】

使人初至，高祖闻无表，惟有启与密，甚怪之。使者以勣意闻奏，高祖方大喜曰：“徐勣感德推功，实纯臣也。”拜黎州总管，赐姓李氏，附属籍于宗正。封其父盖为济阴王，固辞王爵，乃封舒国公，授散骑常侍。寻加勣右武侯大将军。及李密反叛伏诛，勣发丧行服，备君臣之礼，表请收葬。高祖遂归其尸。于是大具威仪，三军缟素，葬于黎阳山。礼成，释服而散，朝野义之。寻为窦建德所攻，陷于建德，又自拔归京师。从太宗征王世充、窦建德，平之。

【译文】

使者刚到，高祖听说没有上奏的表章，只有一封给李密的信，非常奇怪。使者便把李勣的想法上奏给高祖，高祖才非常高兴地说：“徐勣感激恩德，推让功劳，实在是忠贞正直的臣子。”于是任他为黎川总督，并赐姓李，将他的宗亲属籍交给宗正掌管。封他的父亲李盖为济阴王，李盖坚决措辞王位封号，才改封舒国公，授予散骑常侍。不久，加封李勣为右武侯大将军。后来李密反叛朝廷被杀，李勣亲自为李密发丧，穿丧服，全按君臣的礼仪，同时上了一道奏章，请求收葬李密。高祖就将李密的尸体交给李勣。李勣于是大制丧葬仪仗，他所统率的军队都穿上白色丧服，将李密葬在黎阳山。丧礼结束，就脱掉丧服让大家各自归去，朝廷与民间都认为李勣遵守道义。不久，李勣被窦建德攻打，被捉住，他又只身逃回京城。后来跟随太宗征讨王世充、窦建

德，平定了他们。

【原文】

贞观元年，拜并州都督，令行禁止，号为称职，突厥甚加畏惮。太宗谓侍臣曰：“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，镇抚边境，惟远筑长城，广屯将士，以备突厥，而情识之惑，一至于此。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，遂得突厥畏威远遁，塞垣安静，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？”其后并州改置大都督府，又以勣为长史，累封英国公。在并州凡十六年，召拜兵部尚书，兼知政事。勣时遇暴疾，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，太宗自剪须为其和药。勣顿首见血，泣以陈谢。太宗曰：“吾为社稷计耳，不烦深谢。”

【译文】

贞观元年，李勣被任命为并州都督，命令发出，立即执行，禁令一下，立即停止，被认为是称职的都督，突厥非常畏惧他。太宗对侍臣说：“隋炀帝不懂得精心选拔贤才良将来镇守边关，安抚百姓，只靠到遥远的地方去修筑长城，大量驻扎兵将来防备突厥，他思想糊涂竟然到了这种地步。我现在委任李勣在并州当都督，就使得突厥畏惧我军威力而远遁，边塞城池平安宁静，难道不强于那数千里的长城吗？”此后，并州改设大都督府，又用李勣为长史，加封为英国公。李勣在并州镇守了十六年，又调到京城任兵部尚书，还兼管朝政大事。李勣有次突然生病，验方说胡须烧成的灰可以治疗，太宗就亲自剪下他的胡须给李勣配药。李勣磕头出血，哭着谢恩。太宗说：“我为国家着想罢了，用不着重谢。”

【原文】

十七年，高宗居春宫，转太子詹事，加特进，仍知政事。太宗又尝宴，顾勣曰：“朕将属以孤幼，思之无越卿者。公往不遗于李密，今岂负于朕哉！”勣雪涕致辞，因噬指流血。俄沉醉，御服覆之，其见委信如此。勣每行军，用师筹算，临敌应变，动合事机。自贞观以来，讨击突厥、颉利及薛延陀、高丽等，并大破之。太宗尝曰：“李靖、李勣二人，占之韩、白、卫、霍岂能及也！”

【译文】

贞观十七年，李治住进春官当了太子，李勣又调任太子詹事，加封

特进，仍然参加管理朝政大事。太宗又曾设宴款待大臣，席间看着李勣说：“我打算将太子托付于人，再三考虑，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了。你过去不抛弃李密，现在难道会辜负我吗？”李勣擦着眼泪致答辞，而且咬破手指，鲜血直流。一会，李勣吃得大醉，太宗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盖上，他深得太宗的信赖到这种地步。李勣每次行军打仗，策划用兵，遇敌时灵活应付，行动都符合事情的机宜。从贞观初年以来，他讨伐突厥的颉利可汗以及薛延陀、高丽等，都大败他们。太宗曾说：“李靖、李勣这两个人，古代的名将韩信、白起、卫青、霍去病岂能赶得上么？”

【原文】

马周，博州茌平人也。贞观五年，至京师，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。时太宗令百官上书言得失，周为何陈便宜二十余事，令奏之，事皆合旨。太宗怪其能，问何，何对曰：“此非臣所发意，乃臣家客马周也。”太宗即日召之，未至间，凡四度遣使催促。及谒见，与语甚悦。令直门下省，授监察御史，累除中书舍人。周有机辩，能敷奏，深识事端，故动无不中。

【译文】

马周是博州茌平人。贞观五年，他到了京城长安，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。当时唐太宗命令文武百官上书谈论治国得失，马周给常何陈述国家应办的事二十多条，太宗令将奏章送上，所奏之事符合太宗心意。太宗以常何有这种才能而感到奇怪，就问常何。常何回答说：“这不是我提出的意见，是我的家客马周。”太宗就在当天召见马周，在马周末进官的时间内，太宗就先后四次派人去催促，这才进官拜见，太宗与他交谈，感到很高兴。命令将他安置在门下省，授予监察御史之职，后来加官至中书舍人。马周很有机智巧辩的才能，善于奏事，对一件事情的始末了解深刻，所以他上奏的事，没有不符合实际的。

【原文】

太宗尝曰：“我于马周，暂时不见，则便思之。”十八年，历迁中书令，兼太子左庶子，周既职兼两宫，处事平允，甚获当时之誉。又以本官摄吏部尚书。太宗尝谓侍臣曰：“周见事敏速，性甚慎至。至于论量人物，直道而言，朕比任使之，多称朕意。既写忠诚，亲附于朕，实藉此人，共康时政也。”